

碧波深处是故乡

□方纪萍

长里方,是一个村庄的名字。从小父母就常在我耳边念叨这个名字。这个长里方村,就是我的故乡。

长里方是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,村中绝大多数的住户都姓方,据说最早的方氏是因为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福建的。到宋朝时,一位姓方的进士担任了鄞县知县,举家从福建莆田迁到了鄞县,后来他的后裔又迁到了章水定居,那片方氏一族繁衍生息聚集之地后来就被称作长里方。

在父母口中的描述里,长里方村背倚四明青山,满眼苍松翠竹,清澈见底的皎溪穿村而过,是个风光秀美、乡风淳朴的好地方。村里家家户户都种贝母,山上还有茶园和竹林,生活都过得不错。村里建有方家祠堂,祠堂自有田地,由方姓人家轮流义务耕种,收获归祠堂。祠堂办有学校,村里方姓人家的男孩子,都可以到学校里免费读书。

不过,山村生活也并非总是那么岁月静好。江南多雨的气候时常会带来山里人最害怕的山洪泛滥。在灾害天气到来时,平日看似清静谧的皎溪河,会变作一条凶暴的滚滚黄龙咆哮而下,冲毁田屋,卷走牲畜,致人伤亡。听父亲说,当年我的祖母曾在一次山洪侵袭时,搂着家里的一只大白鹅顺流漂了十余里才侥幸逃生。自那以后,我祖母一辈子都不吃鹅肉。

岁月的流逝,风雨的磨砺,让长里方人渐渐褪去了祖先曾经为官一方的荣光,只承继下来勤勉朴真的家风和坚韧不拔的意志。他们在那片纯朴自然的山水间,辛勤耕耘劳作,经历磨难,与世无争,安享着自己平凡而温馨的生活。

不知是谁说过,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。长里方那片寄托了深深乡愁的土地,如今已经回不去了。1970年,总库容1.2亿立方米的皎口水库开工建设,包括长里方在内的六个村庄都成了库区,被淹没在千顷碧波下面。世代定居在那里的村民们不得不挥别故园的稻菽,迁往他乡。当年还在娘肚子里的我成了一个“最小”的皎口水库移民。

据父母回忆,当时还在文革时期,国家经济很困难,给村民们的迁移补偿也有限。我家的老宅是楼上楼下的一栋木房子,拆迁只给赔了200元。村民们有些是投亲靠友自己找地方安置,有些是靠政府来帮着找地方安置。长里方村的村民们大多都分散在了章水、洞桥、古林、栎社和石碶这一带,都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居住点。我父母舍不得离开章水镇,在组织的帮助下,落户到了靠镇子东南边的长潭村,一个紧邻着樟溪河的小村庄。父亲说,这樟溪河是从皎口水库流淌下来的,依旧是故乡那条皎溪的水。

中国人历来重土安迁,让祖辈世居于此的村民放弃故土,情感上肯定是难以割舍的。但当时的村民们都深明大义,无条件服从大局,舍弃小家而为大家。时至今日,提起当年的水库移民,我父母这一辈的老人们,依然没有什么后悔或者抱怨。他们的想法很简单:皎口水库必须建,水库造起来,就再不会有过去那样的洪灾出现了。为了这样有意义的事,他们做出的牺牲是有价值的。今天,村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宁波人喝的就是阿拉家乡的水。

五十余年来,方姓一族的乡亲们经常自发地组织聚会活动,男女老少欢聚一堂,曾经的邻里亲友们促膝把酒重叙乡愁。方姓的晚辈们也为长辈间的浓烈乡情所感染,四方奔走搜罗有关故乡的史料,续写完善着方氏族谱。

建库第二年才出生的我,很遗憾没有亲眼见过故乡的风景。父母亲曾站在皎口水库大坝上,给我遥指过长里方村原来的位置。

每当风和日丽、天蓝水清之时,我会凝望着那一泓浩瀚碧波,想象着碧波下面那魂牵梦绕千百回的故乡。我仿佛看到了茂盛的水草在故乡的小路边悠然摇曳着,精灵般的鱼儿在一幢幢木质的老屋间灵动地穿梭着,一缕阳光透过窗棂,投射在方家祠堂那块写着“繁衍昌盛”四个金字的牌匾上……

远去的木屐声

□张仿治

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次去周庄,看到卖旅游纪念品的小铺子里有一种木屐鞋,细密的木纹、油亮的漆,还有高高的后跟,做得非常精致,便买了一双带回给外孙。外孙看见这木头做的鞋,很是开心,马上就穿上它,从楼上跑到楼下,又从楼下跑到楼上。

听着满屋的“呱呱呱呱”声,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五六十年前自己的童年时代。那时,大人小孩都穿木屐。

也许不少人早就听说过日本人穿木屐,因为它是和服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其实,日本服饰中的木屐是在唐朝时由日本来中国的留学生带回到日本,并流传延续至今的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至少在两三千多年前,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穿过木屐。一千七百年前的谢灵运更发明了一种“谢公屐”,这是登山时穿的一种木鞋,鞋底安有两个木齿,上山时去掉前齿,下山时去掉后齿,便于走山路时保持身体平衡。

我们那时穿的“木屐”,却既没有日本木屐的精美,更没有“谢公屐”的复杂。这只是从前我们这一带的人天热时普遍穿用的一种木拖鞋,构造特别简单,只用十毫米左右厚的木板锯成两只鞋底形状,分别在前部按照脚的大小横着钉上一条皮带,就成了。

古书云:“屐有三便:南方地卑,屐高远湿,一也;炎徼虐暑,赤脚纳凉,二也;所费无几,贫子省钱,三也。”说的就是这木屐的好处,一是穿着便当,并且因为它有厚厚的底,不怕着水,适宜南方低湿地区穿用;二是夏天气候炎热,赤脚穿着凉快;三是价钱便宜,穷人穿它可以少一点花费。

木屐有那么多的好处,所以虽然白天人们要干活要上班,不能穿它,但一到晚上,满世界就成了木屐的天下了。洗好澡提着竹篮铅桶去河里洗衣服的、摆好了饭桌想起去小店打半斤老酒的、吃饱饭剔

着牙齿穿过弄堂串门的、挥动着点燃的艾草在石板明堂驱蚊的、沿着河塘在草丛中捉萤火虫的……男人女人大人小人都穿它。那木屐着地的“呱呱、呱呱”声不绝于耳。有时,夜深人静,不知谁从远处回来,那孤寂单调的“呱呱”声从深巷中发出,又经长满青苔的墙壁的回音,传到无眠人的耳朵里,更觉深邃幽远。

木屐虽然不怕水,但硬硬的木底湿了后,走在石板路面上就非常容易打滑。在河里洗好澡回家,总有人会不小心滑倒。记得有一次父亲来河埠头找我,我刚好爬上岸来。父亲历来谨慎,他自己又不识水性,所以从来反对我们兄弟学游泳。但在不被他亲眼看到的前提下,我们每天下河,照玩不误。想不到那天他会来河边找我。我着急啊,带水的脚套进木屐,就连忙往另一个方向跑。可是才跑几步,就脚底一滑,重重地摔在石板路面上。我还没站起来,父亲已经到了面前。他心疼地摸着我的膝盖,没提游泳的事,只是说,我是来告诉你,今天操场上有电影,要你早点回去吃晚饭。

有意思的是,穿木屐的人如果路走得快了,一不小心鞋就会甩出几米远。这现象一多,在坊间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比喻,把我们方言俗称“十三点”的人,又叫做“甩出木屐”(这里“甩”读作“忽”)。如果说“十三点”指某个人比“正钟点”的“十二点”多了一点,说明脑子有点不正常,那么,“甩出木屐”就是指他的思路也像这木屐一样甩出了,有点不着边际。当然,这种称呼通常并不用来侮辱人,而是说话间很随便的戏称。久而久之,人们又把“甩出木屐”四字简化为“甩出”。但到了木屐已多年不见的现在,恐怕这种戏称只偶尔从老年人口中才可听到了吧。

木屐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塑料鞋出世时完成历史使命的。时至今日,更是早已连塑料鞋都难觅踪影了。倒是童年时的“呱呱呱呱”声,还时常萦回在我的脑际,挥之不去。

总第6989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